

第七篇

现代喧嚣下的民间艺人

他们怀揣着来自乡土民间的技艺，一头扎入喧嚣的现代都市。五彩纷呈的光影，讨价还价的热烈；空灵的艺术渴求，现实的生存需要……他们，在都市的柏油路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



一，江南水乡里的艺人们

在江南著名的六大古镇中，似乎周庄名声最响，这座始建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的江南水乡，波光桥影，河埠廊坊，古朴幽雅，如诗如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旅游业红红火火席卷而来，周庄，这个掩映在古旧“闺房”里的古典美人，便鲜鲜亮亮展示在众人面前。

“中国第一水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水乡文化和吴地文化的瑰宝”……

每天，八方游客蜂拥而来，票房收入扶摇直上。

周庄，既然以“古典美人”招徕游客，当然应有古典韵味，而传统民间工艺自然就是那“韵味”。于是，当局在游人如织的中心地带打造了一条民俗文化街。为了更好地招徕游客，他们先“招徕”了一些民间艺人，其中也有颇具名气的角色。

2004年底，在去过了地老天荒的横断山脉、北风呼啸的黄土高原之后，我来到了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

1，喧嚣的手工一条街

中心街是周庄的中心，集手工与民俗文化于一身。路面是青条石铺成，高高矮矮的店铺排列两旁：张记铁铺、陶土作坊、圆木铺、豆腐坊、水乡珍珠坊、草艺坊、南北货店、绸布庄……街上汇集了多种手工艺：打铁、剪纸、面塑、扇艺、纺纱、织布、刺绣、根雕、编织、梳艺等等。据说，徜徉在民俗文化街上，能让时光倒流，体会到那逝去的往昔生活情调。

我不远万里慕名而来。秋阳暖暖地照在身上，心中有浓浓的恋曲流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从她身边走过，都要回首留恋地张望……”

富安桥是周庄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始建于1355年，从桥上下来，左拐，便是那条长长的、窄窄的、喧哗的民俗文化街。无数照相机的闪光、无数摄像机的对焦、无数文人画家的笔墨，早已把这条街红红火火托入云天，传飘万里。

我步入人头攒动的街市，四下张望。

左边，一位艺人正在作内壁画。此艺术我略知一二：细细的笔，小心翼翼游走于瓶（或壶）的内壁，手不能抖，气不能粗，凝神敛气，心不旁骛……



我不远万里慕名而来

见有顾客光临，艺人立马放下创作，热情加热切地向我推销柜台上的手工艺品。

“你看这个……很漂亮的啦……怎样？……还有这个……不贵……”

艺人发现我只有观赏的兴致而无掏钱的意图，便闷闷地坐回去拾起他的作品，继续创作。没画几笔，另一个“可能的卖家”又出现在店前，艺人又赶紧放下手中的活。

在这种生意与创作的交替忙碌中居然还能“内画”，定有非凡内功。高，实在是高。

继续往前。

一个摆放着大大小小木制盆桶的店铺引起了我的注意。唔，不错，工器古朴色彩乡土，颇有民间作坊手工匠人的韵味。



“是我，是我……”木匠师傅容光焕发

我顺着他们的手指抬眼望去，果然，陈师傅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得大大的照片，上面，江总书记正与陈师傅亲切握手。我刚才一心只盯着地上的传统手工，竟没注意到上面有这么重大的“现代工艺”。

“同江总书记握手的真的是你？”一个游客高声问。

陈师傅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容光焕发：“是我，当然是我……那一天……”

陈师傅侃侃而谈，人越来越多，围着听他演讲。我被凉在一边，等了好一会，不见终场，只得放弃采访，退出店门，继续往前。

右手边，骤见一位正在编织草虫草鸡的老人。他实在是很老了，如此高龄仍在从事民间工艺，砰然打动了我的心。我走上前去，二话不说，举起相机就要留下这感人的历史镜头。老人见我拍照，慌忙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十分热情地捧出一大堆他的作品。有公鸡、青龙、蝥蛄、土狗……“你照吧，都照



一位艺人正在作内壁画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坐在店内，没干活，双眼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游人。我步入店内，自我介绍是中华手工杂志的，希望采访。

“我姓陈，我们家三代都是木匠。当年……”

“哇，你看，墙上还有江泽民同他握手的像！”身后突然传来几个游客惊惊咋咋的叫声。

我顺着他们的手指抬眼望去，果然，陈师傅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得大大的照片，上面，江总书记正与陈师傅亲切握手。我刚才一心只盯着地上的传统手工，竟没注意到上面有这么重大的“现代工艺”。

“同江总书记握手的真的是你？”一个游客高声问。

陈师傅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容光焕发：“是我，当然是我……那一天……”

陈师傅侃侃而谈，人越来越多，围着听他演讲。我被凉在一边，等了好一会，不见终场，只得放弃采访，退出店门，继续往前。



80岁的“老艺人”活正忙

下来，只是今后你要把照片寄给我。”老人说着掏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写着他姓名地址的旧信封递给我。“我老了，今年80了，快干不动了，又没有人学我的手艺，这门手艺快失传了……”

80岁、老人、手艺、失传……我心中那块柔软的土地被触动了，我一边满口答应，一边跪在地上冲着他那些虫虫草草一阵猛拍。

两位金发碧眼的女郎走来，停在老艺人作品前，指指点点，叽叽咕咕。

老人显然已过了学外语的年龄，但又不愿失去一笔悬在眼前的“出口创汇”。同行的小范知道我懂几句洋文，便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充当“中间商”。我也不客气，努力搜寻出多年前学的那点死板功夫，在秋日殷殷的暖风里，很深情很柔软地对两位异国女郎布道说：“草编，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手工艺……老人已经80岁了，后继无人，这门古老的手艺眼看要失传……”

两位金发碧眼遂拿定了主意，指着一个小鸡寻问价格。老人迟疑了一下，说：“20元。”女郎没还价，很爽快地掏出票子，然后欢天喜地捧着“中国传统工艺兼文化”走了。



此老人端坐在富安桥上，虬须虬髯，年代古远，一眼望去，颇有岁月苍然的“历史厚重”感。南来北往的游人，顿发思古之悠情，纷纷举起像机。老人目光炯炯，口辞朗朗：“要照可以，每人交两元！”我奉上两张纸币，留下富安桥上这一道现代风景。



富安桥是周庄非常著名的古桥，祖先们渴望“既富又安”。

老人也欢天喜地，连声向我道谢。一兴奋，说溜了嘴：“我其实不是什么老艺人，我75岁了才开始学草编。为啥？打麻将打烦了，看这旅游火，编点小玩意挣点钱……咦，那个小鸡最多只卖15元……有些草编不是我编的，是别人的。还有，这手艺也不会失传，做的人多着呐，我儿子就在做……”

我定了定神，继续往前走。

左边，一家店里横存着一台古色古香的纺车。我眼前顿时浮现出江南水乡朴素姑娘油灯下河水边手摇纺车吱吱嘎嘎的织女图。可惜，不见村姑织妇，纺车孤零兀立。只有几个衣着现代的汉子围座在另一头热烈讨论。不过，我还是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至少猛然间引起了遐想的道具。

再往前，有一个铁匠正在铺子里叮叮当当敲打。看上去一切正常：有背景、有人物、有动

感、有声音。只是那叮当声挣扎在导游小姐电喇叭的呼唤声和红男绿女忙乱纷杂的脚步声里，已传不出数千年农耕文明悠长的“空谷足音”。

.....

奶奶传下来的那个落满尘埃的纺车，还能摇出奶奶那个年代的吱嘎声吗？

鲜亮夺目的旅游色彩，涂抹在传统手工艺的土黄色上，是一种焕发了新生的现代转型，还是一种消解了传统魂灵的无奈变异？

走出花了100元门票的“旅游胜地”，回眸望去，夕阳下，“江南第一水乡”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躯壳仍在，只是秋风吹过，再闻不到烟雨温润月光幽寒的古老魂韵。

我很渴望走进周庄那个庞大的人造景点——上海一家公司斥资千万元建起来的水泥寺庙宇里——烧一柱香，跪下来，许个愿：

把庙拆了吧，把魂还来。

2，水乡里的“面塑圣手”

在这个浓妆艳抹如同大红歌星的江南水乡里，有一条手工一条街；在这个已充满了商业喧嚣的手工一条街里，有一个面塑民间艺人；在这个已蜚声海内外的民间艺人身上，有一段“小桥、流水、人家”的故事……

小小的店铺，大大的荣誉

此艺人名叫李玉生，人称“面塑圣手”。他的店铺位于街的中段，占地约10平方米。四年前，周庄要打造手工民俗一条街，为了提升品味，便通过已经挖来的著名剪纸艺人陈南君挖来了已经著名的面塑艺人李玉生。这间小小的店铺就是周庄筑巢引凤的梧桐树——让“圣手”端坐其中而不收分文租金。

店铺虽小，四壁光彩不弱。左边墙上，张贴着好几张国家级别的荣誉证书。身后的墙上，有李玉生为国外总统级人物塑像的照片。李玉生曾为罗马尼亚、丹麦、冰岛、拉脱维亚、南非等国家的元首或元首夫人塑过像。其中冰岛总理曾捧着“面塑夫人”爱不释手，幽默地说：“太漂亮了！我把面人带走，把夫人留下。”右边墙上，贴着知名媒体报道“圣手”的整版文字。还有呢，在那本厚厚的《共和国娇子》巨作中，收有李玉生的玉照和相关报道。



在贴着荣誉照片下创作的李玉生

前面？前面是一垛移动的“墙”——每年150多万来来往往各色各样的面孔。

那一个个偏爱我的“偶然”

30来岁前，上世纪80年代初，李玉生还是江苏乡下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穷得有些叮当作响。如何挣点钱，改善一下顿顿青菜萝卜的淡寡日子呢？一天，李玉生闷头走在集镇街上，偶然间，遇见一个衣着寒酸似他的“艺人”。“艺人”正在摆摊叫卖自己的“艺术品”——泥捏的面人。那小玩意儿不值钱，“银子”细碎得有些捡拾不起，但穷得一心想思“变”的李玉生却双眼一亮：他能做、能卖，我为什么不能做不能卖？况且生活中最不缺的就是“艺术品”的原料——村头村尾的黄泥巴。

说干就干，李玉生摇身一变，从田间地头的庄稼汉子，变成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

他离开乡村，步入城镇，捏点猪八戒、孙悟空、小黄狗，收点五分、一毛、两毛的散碎铜钱。

艺术慢慢有了些长进，但日子依然过得寒碜。况且，三、四十岁的大男人，离开老婆孩子热坑头，在威严和冷眼中走着所谓“艺术人生”之路，心理和身理都沉甸甸很有些累。终于，他坚持不下去了，“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脚印”。算了，回家去吧。他决定第二天就告别“艺术”和都市，回归那祖祖辈辈厮守耕耘了数千年的乡间田土。

当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庙里弥罗佛伸出双手，殷殷地劝他别走回头路。

“我信佛，菩萨的话我听！”李玉生说。

1984年的一天，李玉生正在马路边上苦苦谋生，一位姑娘款款而来。“师傅，你能不能帮我捏个同我一模一样的面人，我想送给男朋友。”

李玉生不敢接招，他从来没捏过真人肖像。姑娘求像心切，鼓励说：“试一下吧，只要有点像就行。”

在姑娘再三要求下，李玉生挽起了袖子。

半小时后，一个半身面人肖像出笼了。姑娘捧起一看，居然同自己的花容十分相象。姑娘芬心大悦，刷地掏出一张当时共和国最大面值的钞票——10元人民币——塞到“艺术家”手中。

10元！这是李玉生“投身艺术”以来收获的第一锭大银！不知是他由此发现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转换成经济效益，还是由于金钱偶然猛地一撞让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人生，总之，这次街头偶然的“艳遇”，让一个走街串巷的流浪小贩转向步入真正的艺术殿堂。

他开始研究面塑肖像艺术。



这是捏来挣钱的“面团”，一位游客。但是，圣手时时渴望进行摆脱了“铜味”的真正艺术创作，以满足心灵里的那份渴求。

又一天，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偶然走到李玉生的摊前，停下来细细观看他的作品。

“多少钱一个？”

“两毛。”

“这么便宜？”中年人沉吟半晌，掏出纸笔，写了个地址给他。“有机会到我家去，咱们交个朋友。”

几天后，李玉生登门拜访，这个朋友原来是上海书画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油画家华荣。华先生火眼金睛，发现了街头艺人作品中的灵性。两人从此成了艺术上的知己。

这次偶然，对李玉生的艺术生涯非常重要。华先生教给了他许多美术造型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李玉生作品的艺术品味。

从此，丑小鸭渐渐向白天鹅形象靠近，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各种奖项，登上了大雅之堂。他被中国特艺专业委员会吸收为会员，进而成为世界特艺家协会会员。

一个个的偶然，想必偏爱那些具有某种“必然”素质的人。

但是——

但是，功成名就的李玉生并不快乐。

“我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没工作，小的两个读书，学费贵呀。爱人身体不好，医药费？唉，不提了！我还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老老小小一家人都要靠我捏、捏、捏……。四年前，周庄要创民俗文化街，邀我来，店铺免费。现在不同了，每年收我5000元租金。隔壁的剪纸艺人陈南君因此拂袖而去……”

干我们这一行，也很需要媒体的宣传报道。比如，山东电视台报道了我，从山东来的不少游客就专门找上门来。但是，很多媒体不是免费的午餐。你刚才看到的那本《共和国娇子》上了我两张照片，索要了我整整5000元！还有家报纸，登了我一篇报道，事后要收我800元。800元？好，800元！我认了……你看我手头有一大堆要收我入各种‘荣誉书籍’的邀请信，我害怕，不敢了。”



这是他收摊后关在家里花了近40个晚上的创作。
“这个作品我不卖。”圣手说。

当然，李玉生从一个穷愁潦倒的庄稼汉走到这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谢谢菩萨了”。采访中，我感到，李玉生真正“深层次”的不快乐还在另一个领域。

李玉生心灵里无疑是有艺术追求的，这种追求能给他带来心灵的抚慰、情感的满足

和人生的快乐。但是，成天坐在店里等待顾客的苦苦“谋生”和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消解了艺术灵感和创作激情。

李玉生说，以前沿街叫卖，一毛、两毛，像讨口，看不起他的人很多。那么现在呢？李玉生没说。我猜想，天天坐在店铺里守株待兔，是不是隐隐有一种“等待施舍”的“委屈”？

眼下，大红大紫的周庄正敞胸露怀笑纳天下八方游客，一队队一群群一个个各色各样的面孔，或在导游三角小旗的召引下、或在男拥女抱的嘻笑中、或在叽叽呱呱的讨价还价里，纷纷攘攘上演在李玉生店门前。“面塑圣手”在如此滚滚红尘中若还有灵感，若还能心静如水，还能潜心创造，那真不愧是“圣手”。

李玉生的不快乐，也许还来自一种“反差”。

不管当年曾经多么潦倒、低微，但毕竟丑小鸭眼下已长成了白天鹅。在德国，人们排着队请他捏，没轮上的失望得哭起来；在曼谷，捏得原料一点不剩而人头依然攒拥……

可是眼下，虽然背靠着满墙的荣誉，但面前总有把他当个小商贩的目光。叽叽咕咕的议论，喋喋不休的还价，总让人“艺术”不起来，也高贵不起来。李玉生“保护”自己的一个小方法是：把价格贴在墙上（面塑100元，半身像150元），若有人前来寻问，李玉生一指墙头，只说三个字：“不还价。”

以此，也许能免除一些梦回当年走街串巷的卑微感，增加一点现代艺术圣手的自尊心（或者说自豪感）。

（两年前，我在重庆珊瑚公园采访来自全国的民间艺术大师，他们也有这种“反差”带来的苦恼和烦恼，如石画大师满国强。他的维护自尊“办法”是：坐在摊后一言不发。）

我想，这种“反差”的烦恼，也许是民间艺人命定的“职业病”——既然来自民间，就无法像那些殿堂里学院内的大师：把鼻子翘到眼睛上，眼睛生到额头上。

李玉生比一般民间艺人多一层抚慰的是：他信佛。

多年前他在上海玉佛寺前摆摊时，看见不少善男信女进寺烧香求佛，李玉生好奇地跟进去。他看见弥罗佛，心灵一动，感到冥冥中神的存在。他开始买有关佛的书看，慢慢地，佛进入了他的心中，给了他心灵极大的安慰。

“一切都随缘，一切都是缘分。”李玉生坐在店里，淡淡地望着来了又走的游客，淡淡地说。



周庄

会再有一个“偶然”？

仅管李玉生心中已有菩萨，但仍未“六根清净”。从开始采访到结尾，他都反复说：希望政府扶持民间艺术，重视民间艺人。他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王亮是河北省做蝓蝓的民间艺人，同他一样是农民出身。他蝓蝓的艺术含量和复杂程度不及他的肖像面塑。但是王亮命好，有一天，一位副省长偶然看到了王亮的作品，心中大悦，遂开金口推玉山，点石成金，让王亮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级人物。他拥有了一个工作室和一笔研究开发资金，从此一路狂奔大红大紫……

“王亮面相好，双耳下垂……”李玉生喃喃地说。

由此看来，“面塑圣手”还需要一个偶然——一个在我们这个国土上最最重要最关键的偶然——

——某一天，某一位副省长（或副省长的秘书也行）偶然旅游到周庄。突然，巡抚大人眼前一亮……

哦，对了，他的店铺是：江苏昆山市周庄镇中市街45号。

二，珊瑚公园里的大师们

自1949年之后，中国的传统民间工艺连同它所含蕴的传统文化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到文革时期，它便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中整体蒸发了。在我生长的年代，世界只有一个颜色——代表专政和革命的大红色。终于，那一天，“万岁人物”轰然倒下，血红的大地撕开了一条裂缝，一些冰封僵冻的祖先传承又死灰复燃，从裂缝中挣扎而出。于是，我开始看到了红色之外的颜色。

2002年10月，重庆珊瑚公园来了10多位民间艺术大师。大师们大多来自北方，有面塑、泥塑、内画、瓷版画、卵石画、剪纸、雕刻、风筝等等。我慕名前去采访。

1，复活的“拉洋片”

“咚咚锵……咚咚锵……

暖，往吧里瞧，往吧里看
看了一片又一片……”

一阵锣鼓声和演唱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忙循声寻去，只见广场中央，一个头戴清式圆帽的干瘦艺人正咿咿呀呀手舞足蹈地表演。他身旁立着一个大木箱做的小小“舞台”，台上画得五颜六色，大书“拉洋片”三个大字。几个小孩把脸紧贴着木箱上的小孔，全神贯注往里观看。

干瘦艺人又敲又拉，又吹又唱，那表情极其丰富，动作非常生动，唱腔怪怪的，但别有一番韵味。很吸引人，我不知那木箱里演些什



拉洋片艺人张谦

么，但仅看艺人的手舞足蹈和听他的说唱就觉得很新鲜很享受了。

艺人旁边有一木牌，上面写着“张谦——拉洋片大师”。接下来有几行字：“拉洋片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一种。它是将绘制的图片放在特制的木箱内通过特制的镜片来观看和欣赏风光景色、人物故事。拉洋片又称西洋镜。”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拉洋片”这个词，第一次目睹“拉洋片”的艺人表演。以前，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常常听说“西洋镜”和“拆穿西洋镜”，我不知道“西洋镜”就是“拉洋片”，更不知道“拉洋片”的艺人表演如此具有观赏性和民间艺术特色。

后来得知，“拉洋片”原来是如今已十分稀有的民间艺术（也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民间艺术），据说它起源于南宋，明清时最为盛行，它与中国另一种传统艺术“皮影戏”同属一种类型。不过，“拉洋片”后来采用了西方近代的光学原理，投射画，而皮影戏则是简单的光源投影加更多的手工操作表演。皮影戏是动态的，相当于眼下的动画片，而“拉洋片”是静态的，相当于幻灯片。表演“拉洋片”时，艺人将各种画片装入特制的大木箱中，箱子外壁设若干圆洞，洞上装上一凸镜，观看者坐在木凳上通过凸镜往箱内观看，表演者（艺人）一边拉放画片，一边根据画面内容配以唱词和锣、铎、钹、鼓，因此，表演者要集说、学、逗、唱、敲、拉等于一身。在电影尚未普及的年代，“拉洋片”是一种代替电影的娱乐方式，堪称中国独有的街头“土电影”。它最初表演地为天津，后来在北京扎根。北方称这玩意为“拉洋片”，南方称“西洋镜”，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亦是电影的前身。把“拉洋片”表演到最高境界的，据说是当年北京“天桥八怪”之一的“大金牙”焦金池和他的徒弟“小金牙”罗沛林。“金牙”拉洋片时的伴唱和表演格外诙谐和生动。



但是，随着电影的普及，“拉洋片”渐渐销声匿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此民间艺术已近绝传。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在DVD、电脑、卡拉OK、网络游戏铺天盖地“统治”了人们娱乐生活之时，很奇怪，“拉洋片”这一早已是“死灰”的“老土”，居然又星星点点地复燃了！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又闻鼓钹咚咚，说唱声声。

这是吃多了西餐洋菜之后对农家泡菜的一种新奇，还是恍然发现，原来祖传的“泡菜”别有一种滋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但是，复活后的它能长久地活下去吗？“拉洋片大师”会有奋不顾身的“献身传

人”？我担心人们只是出于一种新鲜感，新鲜感一过，仍旧一头扎入五彩电视和网络游戏

中。不管怎样，我注视着张谦大师十分生动也十分累人的表演，心中有一种感动和温情，艺人们艰辛的创作和劳动使我感到已经远离我们的祖辈们的那种生活情趣。

一拨孩子走了，又一拨孩子围上去。

“往吧里瞧，往吧里看
看了一片又一片
西湖景、无锡景、孟姜女，哭长城……”

2, “忧郁的石头”——满国强

石画大师满国强坐在摊位上一动不动，神色凝重深沉，身体孔武有力，一眼望去，颇有“石”的厚度和力度。

我很为他独特的气度所吸引，忍不住走上前去。

他的摊桌上摆满了各种石画，有拇指大小的鹅卵石画，巴掌大小的玛瑙绘石画等。小小的鹅卵石几乎全是画的狗，那些“狗”神情千姿百态，或憨厚、或机灵、或天真、或忧郁，个个都有特色，很逗人喜爱。满国强说，画这些小石子很费眼，这两年眼睛因此画坏了，现在他只能画一些大石画，这些小石画，卖一个少一个，他其实心里很舍不得。



今年他开始创作一种新的艺术——玛瑙绘。他说，玛瑙绘原料为玛瑙石切片，这种切片本身已有一定的观赏性，以艺术的眼光看，能看出一些感觉，如大海、猫头鹰、树等等。看出感觉了，就开始因材施教画。整幅作品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构思、创意上。这一点与石子画“创”、“绘”并重不一样。“玛瑙绘是我的首创，全国就我一个人搞这门艺术。”满国强说。



细细观看他的作品，便明白为什么他舍不得卖了，因为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都有他独特的构思，摆在摊桌上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制造，而是带有手的余温和情的倾注的创作，卖出这些作品（正如满国强说的“卖一个少一个”），在收点钞票时一定有一种失落。更让人“失落”的是，不少生长在“红

色年代”的人，缺少审美意趣和对民间艺人的尊重，他们把这些工艺大师们当作推销商品的摊贩，像农贸市场买白菜一样地高声杀价。我明白为什么满国强坐在摊位上一动不动，神色凝重深沉了。我要是他，也会这样。



再细看满国强的作品，我看到了其中的忧郁和凝重，正如他的神情。石头上的那些狗儿，虽然生动，但一个个似乎并不快乐。满国强坐在摊后，目光朝下，毫不在意有无人买他的作品，那样子就像是在帮别人守摊。他的卵石画每个标价在70——90元。想到创作的艰辛和作品本身的精美，我认为70元很值，可惜很少人买，在我采访时，只有一个女孩买了一个手绘玉坠。

“10元以上的都不是很好卖，有些人把我们当作摆地摊的了。”满国强无奈地说。“干我这活，好人不干，庸人干不了。‘好人’是指那些艺术精深的人，‘庸人’是指没有艺术才华和灵气的人。我儿子也是学美术的，他就看不上，但我喜欢，我干。”

3, “卵石上的柔美”——蔡建国

在满国强摊位旁，是卵石画创始人蔡建国的摊位。他摊位上两块大大的卵石画令我眼睛一亮！一块长圆的卵石上，一位少女长发垂地，屈腿而坐。画面既沉稳而又飘逸，另一幅则巧妙地利用卵石曲线，创作出一幅稳重端庄色调古拙的佛像，看上去已没有冷冷石头的感觉，而充满了动感和生命的气息。

鹅卵石画是一个诞生才20年的民间艺术新品种，起源于蔡建国一次偶然的发现。1981年，蔡建国带着女儿在建筑工地的石堆



上玩耍，无意中，他发现了一块酷似蛾子的鹅卵石。他捧在手上，颠来倒去的看，那形、那色、那纹、活像一个虫蛾的化石。果然，回家随手涂上几笔，摆在桌子上，蒙了不少人，连生物老师都认为是只昆虫化石。这一意外的“艳遇”竟催生了一门崭新的民间艺术。从此，又硬又卑贱被人踢来踢去的小石头，摇身一变，进入了柔美的艺术殿堂。蔡建国也从一个普通的舞台美术师，成



为彩石绘画大师，其作品在十几个国家展出，并曾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美国。

4, “三寸金莲”——蒋丽娟

多数大师们都坐在摊位上，不多言，自个埋头现场制作。或刻、或剪、或捏、或画。做布鞋的蒋丽娟不然，她站在摊位前，热情洋溢地向人们介绍她的作品。

我走上前去，自报家门，蒋丽娟立马热情地同我攀谈起来。

“现在没几个人做这东西了！其实，这个鞋养脚，对小孩特别好，对骨骼发育很好。

我的专业是搞钢铁，不过，我家祖传做鞋、刺绣。我上大学前，跟奶奶学过。奶奶是河北抚宁县乡下人，7岁开始绣花，她心地非常善良，一辈子做好事，心态好，活了96岁。前几年我回家乡，看到老一辈的都去世了，他们的手艺没人继承，一些年轻人成天打麻将、打牌。我就萌生了做绣花布鞋的念头，既是对我奶奶(我特别爱她)的思念，也是把这门民间手艺继承下来。做这事要全身心的投入，我本来想退休后再做，但一想，那还得等8年，8年之后这手艺可能绝种了，于是我下决心辞了职。

开初那些日子够难的，家里人也不理解，就在我做出了点名气，有媒体报导了后也是如此。有一天女儿看见我上了电视，叫她爸爸看。丈夫说，不看，不看，丢死人了，一个鞋匠，一个大街上摆摊的。中国就缺你一个人去继承？

其实我做鞋，不是仅仅保存一份手艺，还是为了一段文化。一双鞋就是一本书记，一段历史。比如，你看我做的“三寸金莲”，我每做一双这种鞋，心里都充满了情感。我奶奶是一双小脚，她告诉我，小时候裹她的脚，痛啊，哭啊。但是，那个时代脚要小才美，越小越好，结婚时不看别的，先看脚。我做“三寸金莲”，心里充满了对奶奶的思念，想起她的人品，人品比艺术品更重要，要做买卖先做人，一定要诚实，不能做坑人的事情。



蒋丽娟的“三寸金莲”

还有，这种鞋特别难做，鞋尖太小，手伸不进去，要用镊子夹着绣花针，一针一针地扎，而且鞋尖要与鞋面上的这个正中点对齐。做一双这种鞋，要三到四天，每次手都要扎出血。鞋子做出来，我自己欣赏半天，感到很快活。我是个普通人，就这点快乐。

鞋子摆出来卖，卖一双，我并不乐意，这些鞋子不是机器制的，冷冰冰的没感觉，每一双鞋都有我的构思，我的黄昏和夜晚，不容易。有人嫌贵，不买都可以。一些人还价还得我心凉，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如果纯粹是为了钱，我就不会做它了。你看我这把锥子，是我奶奶的妈妈传下来的，我是第四代，我握着它，有种特别的感受。中国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在小小的鞋儿里蕴藏极深。早些年，传统民间布鞋还比较多见，近年来越来越少，真正好的更难找。我做鞋从不讲数量，只讲质量，并赋予它一种文化内涵。我刚从新西兰回来，中国人到我摊位上有种回故乡的感受，外国人则是很新奇很新鲜。明年我要去比利时、法国，我不仅做鞋，也是在做文化交流。

现在我丈夫的观点也改变了，不再认为我是摆摊的……”

5, “捏一种文化”——张宝琳

面塑大师张宝琳的摊位上人头攒动，密不透风，大人小孩盯着那一个个活灵活现的面塑人物和动物，生出强烈的购买欲。我一直等到中午张宝琳吃盒饭时才得以上前同他攀谈。

他说，他家在清朝就做建筑，不少老北京手工艺人与他家往来密切。当时，那些手艺人比较穷，常到他家吃饭，张宝琳与他们接触多，耳濡目染，沾了一身艺术灵气，虽没专人教授，看多了，也就学会了。

现在，张宝琳已是国内外著名的面塑大师，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弟子。他的一个作品，在国外通常都卖100美元以上，而且人们常常是排着队等候。他说：“有些老华侨到地摊上一看，兴奋得很，所有作品



全要。这些华侨的后代生长在国外，从小穿洋服、吃肯德基，对中国文化没有概念。把民间工艺买回去给孩子看，给他们讲：这是财神、这是玉兔、这是八仙过海……。孩子们看了就有实感：哦，原来中国文化这么博大精深呐。所以，我搞面塑，不仅是继承传统民间文化，还是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外国人来，不是看我们的高科技，而是看我们传统的东西。我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了133个人物，从春秋时的老子、孔子直到民国时代。这是面塑艺术中从未有过的气势。我的目的就是想弘扬中国文化。”

张宝琳同我谈了一个小时，一直陪我站着，不肯坐，这虽然是个小细节，但很令我感动，因为他忙碌了整个上午，已经十分疲惫。

真正的民间艺人，都是讲究艺德和做人的。



张宝琳作品

6, “人面桃花相映红”——高东升

内画大师高东升32岁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高东升生得眉清目秀，在冰清玉洁的内画鼻烟壶前一坐，自成一一道风景。他专心致志地在细小的瓶里做画，对人们发出的啧啧赞美声似乎充耳不闻。



他早已“曾经沧海难为水”，领受过各种赞誉和大奖。他的作品曾作为礼品赠送给张学良将军、撒切尔夫人、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等，至于各种媒体对他的报道更是家常便饭。他告诉我，他自幼喜欢绘画，1983年师从中国内画大师刘守本先生，属于内画中的京派。内画是个费神费力的活，尤其累眼睛，复杂一点的，要画一个多月。他一般用水晶瓶，瓶子自己手工做，很细腻。他还说，现在外面做假的多，不是手工画，真正的精品市场上很难见，大多在收藏家家里。

我捧起一个高先生的作品，真真有“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的“爱”的感受。一个晶莹剔透、秀丽幽深的小世界，凉浸浸地躺在掌中，妙不可言！一问价，2000元，我觉得值，只是……



高东升内鼻画

后记

从珊瑚公园出来，夕阳的余辉洒向都市巍巍的高楼，车流滚滚，喇叭声声。我停步转身，又向那广场望去，分明感到有些依依不舍。是为那些作品，还是那些艺人，还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那逝去的文化？短短的一天，淡淡的交谈，留下了浓浓的绵长的回味，内心里竟产生一种渴望：也像那些艺人，浸润在一门民间艺术里，让心灵有一种美好的寄托和安详的皈依。

“每一双鞋都有我的构思，我的黄昏和夜晚……如果纯粹是为了钱，我就不会做它了。你看我这把锥子，是我奶奶的妈妈传下来的，我握着它，有种特别的感受。中国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在小小的鞋儿里蕴藏极深。”蒋丽娟的话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怀，一种被“大红色”强行阻断的情怀，唤起了内心的一种爱和渴望。

凝目回望，黄昏里，仿佛有田野风来，轻盈盈，掠过喘息的心灵，拂去堆积的“现代尘埃”。



与张宝琳合影

第八篇

安顺屯堡，闯入现代的古老文化

安顺居黔中腹地，位于云贵高原相对平坦的山谷盆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安顺的奇山秀水。黄果树瀑布、花江大峡谷等名胜，连同汉、苗、布依、侗佬等民族，在这一片“大山的褶皱”里天人合一，交映生辉。

春秋战国时代，楚襄王派大将军西征，平定夜郎，攻占滇国，把汉人的足印初次烙印在侗佬土著封闭的家园。

襄王之后，1700年过去了，这块土地依然是“蛮夷之地”，叠叠大山锁“国”，漫漫瘴气蔽天。

公元1381年到来了，数十万大军闯入了这块安安稳稳沉睡多年的古老土地……



一，屯堡山寨——穿越六百年风雨

600年前，中华大地上旌旗猎猎，狼烟滚滚。豪杰枭雄叱咤神州风云，金戈铁马横扫万里河山。尘埃落定，城头变换大王旗，朱元璋龙袍加身，目光炯炯傲视足下大明江山。

在西南一隅的云南，有前朝梁王匝纳瓦尔密不识时务，杀大明使臣，聚兵将反叛。朱姓皇帝是何等人物，打天下从来都是霹雳手段。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30万来自江淮的大军，披坚执锐，浩荡杀入山陡路险兼瘴气弥漫的云贵高原。

大军屯兵安顺，守“黔之腹”，扼“滇之喉”，继而，挥戈向南，在曲靖——昆明一役中，将梁王的10万大军连同梁王本人，送上了西天。

星转斗移，岁月如烟。

600年前的棋局早已不复存在，功臣败将，烽火铁马均已化作苍烟流泉。然而，那“调北征南”的历史战役，却留下了一颗棋子，纵然600年岁月风雨如晦，纵然三万里江山波云变幻，它犹自在大山深处，在冷峻的石头中，点点幽幽闪烁着神秘、古老、诱人的光辉——穿越六百年风雨的安顺屯堡。



沉睡多年的古老土地

公元十四世纪，大明王朝平定云南叛乱之后，征战的30万大军屯住在了这块地方。这一支“边疆建设兵团”，战时披挂出征，平日解甲耕田。随后，朝廷又“调北填南”，从中原，湖广，江南一带征调来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与屯军一起，构成安顺一带独特的汉族社会群体——安顺屯堡。

《安顺府志》统计，在安顺周边方圆百里之内，有82屯，174堡，以及一些叫“哨”、“旗”的小村寨。我想，在这些古老苍凉的石头屯堡里，600年一定积淀了丰厚的悲欢离合，但我无力掀动那层叠厚重的石块，惟有站在幸存的屯堡村寨前，感受一段文明和历史残留的音韵。

1，云山屯

2004年寒冬，一大早，乘车从安顺出发，直奔20多里外的云峰八寨。

汽车在一座座金字塔似的山峦中穿行。专程陪同我们采访的地戏专家，前安顺文化局局长帅学剑介绍说，这条线是古时的驿道，接连黔滇，诸葛亮七擒孟获时便是由此南

下，那时，大树蔽天，瘴气弥漫……

从车窗望出去，大树早已无踪，只有云雾缭绕在一个个冷峻沉寂的峰峦，隐隐让人感到历史的悠远，岁月的苍寒。

云山屯是屯堡中原始风貌保存得较为完好的村寨。它坐落在黔滇古驿道上云鹫山峡谷中，群山环抱，绿树蓊郁，一条石板古道贯穿其中，这就是当年旧州到安顺府的必经之路，也是明朝初年征南大军前往征伐梁王的必由之道。

爬上半山腰，劈面是一道两层石木结构的箭楼，扼守唯一的一条道路。箭楼的两边，各向山上伸出一道约七米高的石头屯墙。墙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村寨民居。房屋大多是穿斗式石木结构，其中不乏商家大户的庭院。那条石板山道穿寨而过，在寨的两头，则建有与两山相连的石墙，在14个险要部位，还设有哨棚。整个寨子利用两边山体作为天然屏障。想当年，处于关隘峡谷中的云山屯，定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古驿关哨，也是一个可供安居乐业的石头城堡。

如今，冷兵器时代已成历史，墙门大开，任人出入(但外人要交三元门票)。步入石头墙内，沿冷冷清清的老街古道走去，触目皆是商铺柜台的遗痕，可以想象当年人欢马



大白天里，一片空寂冷清

叫刀枪争鸣的热闹。在街中心地段，有一个文庙和旧戏楼，文庙紧闭，杳无人踪；戏楼空空荡荡，在啾啾山风中瑟瑟作响。一些老屋旧宅歪斜颓败，显然早已人去屋弃。大白天里，举目四顾，难见人踪，一片空寂冷清。山风顺着峡谷吹来，树叶簌簌飒飒，让人生出有些凄美的感伤。

此刻的云山屯，

无论是在破败歪斜的老宅还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大院里，大都只有一些老弱幼小留守，青壮年一个个离它而去，外面打工挣钱的世界五彩缤纷。祖先们遗存的骡马古道，虽已开辟为旅游景点，但终是昨日黄花，西风瘦马。



一道两层石木结构的箭楼

2, 本寨

本寨紧邻云山屯，站在寨前的田野，抬头望去，可见屏护云山屯的云鹫山和山顶的天皇阁。本寨依山临水，背靠一座虽不高巍但却灵秀的小山，前面一条清幽蜿蜒的小河和一大片开阔的田野。据说，在春季油菜花开时本寨以一抹银灰色，衬映在波动的金黄与凝固的苍翠中，让人生出无穷的诗情画意。

寨中八个突立于石头房屋之上的碉楼，使本寨有些异于其它屯堡。走在石巷中，不时可以看见石墙屋壁残存的射击孔，它冷冷地凝视着行人，无声地提示：这儿原本不是踏青寻幽的旅游景点，在金黄色波涌的菜花香里，曾埋伏着刀光剑影。



本寨内的大院

石墙碉楼护卫的，是寨中一座座充满文化与艺术韵味的高宅大院。大院主要属于当年金、杨、王三个大户人家，这几家的祖上都是六百年前从江淮调北征（填）南而来。他们的后人看中了这块清秀灵逸的风水宝地，便在这儿修建了这个既有冷峻石头又有温润木雕的寨子。从坚硬的石墙中穿出，步入杨家大院，顿时是另一种体会：垂花门楼，雕花窗棂，额坊门罩……虽然色彩陈旧泛出岁月苍桑，但却雕艺精美引起愉悦感受。

从一条小巷转到另一条小巷，从一座庭院步入另一座庭院，不知是穿行于往日山寨硝烟滚滚的军事城堡，还是漫步在旧时江南情趣浓浓的艺术之乡。

3, 九溪

云山屯往东北约10公里，有一个建于明洪武初年的村寨——九溪。九溪是典型的屯堡建筑中的城堡式村寨，一条主巷道与若干小巷道把全寨人连成一片。整个寨子石墙石瓦石壁石门洞，白茫茫一片石头的世界。各家院墙相连形成护墙，条条小巷弯弯拐拐尤如迷宫。走进那峰回路转的巷道，令人想起《地道战》中鬼子进村的迷茫与惶惑。



冷不丁墙角射出一只暗箭，门后杀出一杆长枪？

想当年，入侵者即便攻破村寨城墙，也必定在这家家是堡垒，巷道如迷宫的石头世界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在寨子中转来转去，常感“山穷水尽疑无路”“未敢翻身已碰头”。冷冷的石头世界，坚硬的护墙，让人感受到几百年前屯堡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的艰辛，感受到他们为求生存的智慧。

不需要多的言语，不需要多的解释，凝固的石头建筑和迷宫布局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一段充满了艰辛与智慧的历史和文明。

可惜，现代经济大潮汹涌来，处在交通要道上的九溪比位于半山峡谷中的云山屯更易遭受攻击。摩托车突突呼啸而过，水泥砖房层层拔地而起。低矮石头房子是祖先的无奈选择，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想必要有新的选择新的享受。我眼见得寨中一片古宅旧屋已经折毁，一群屯堡人的后代正在废墟上忙碌着。

他们“不破不立”，要建一个新的世界？



条条小巷弯弯拐拐犹如迷宫

4，天龙

天龙是古代从黔至滇古驿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位于安顺西秀区与平坝县交界处的交通要道上。张、陈、沈、郑四大姓之祖在明初时随征南大军入黔驻扎于此。“就地屯田”之后，四人结为兄弟，在异域他乡开共同发这一块陌生的土地。从此，子子孙孙繁衍600年，风风雨雨走到现在而今。



天龙古镇军事要塞的特征十分明显：烽火台、了望哨、古城墙遗址、巷道如网……形似迷宫的布局也让人想象到冷兵器时代的刀枪争鸣。此刻，它最突出的亮色是在安顺大大小小数百屯堡中率先打开封闭的城门，披一件新装，在新时代金黄的阳光中，笑盈盈广纳天游客。

与冷寂清幽的云山屯截然相反的是，天龙屯商家林立，人欢马叫。身着600年前明代妇女宽衣大袖服饰的导游小姐手执电喇叭，带领着一队队现代人，穿行于屯堡中的石墙古巷，小桥流水。

古老神秘的安顺地戏是屯堡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以往一年内它只在两个时节（七月稻谷扬花时和春

节)上演,而此时此地,旅游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意韵——游客的银子叮当一响,地戏锣鼓便应声而敲。

一位精神抖擞的老人,站在一个巨大的地戏面具下,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向人们宣讲祖先的故事。

天龙屯的声声锣鼓,朗朗讲述,让沉寂在大山深处的一段历史和文明传飘万里,颓败破落的村寨想必会因此而得到保存和利用;古老悠远的文明会因此更受到重视和传扬。

只是,金黄色的利润会不会消解银灰色的魂灵?

二, 屯堡文化——明朝传下的遗存

来自江淮的屯堡人,在远离故地的封闭大山里,固守着祖先的文化根脉。他们一代又一代,既有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更有对故乡文化的坚守,六百年风吹雨打,如今,走进屯堡,仍然可见江淮古风、明代服饰、古老地戏、祖传雕刻……

1, 宽衣大袖与尖头绣花鞋

路上看见屯堡妇女,总以为那是贵州山里的少数民族。他们身着或青或蓝或紫的大襟大袖长袍,系一条丝头腰带,袖口衣襟处镶嵌美丽花边,脚穿尖头平底绣花布鞋,一眼望去,哪儿有半点汉装的样子?

然而,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汉人,那一身装束便是600年前江淮汉人的服饰。大明王朝魂消气绝之后,大清王朝改变了汉人的服饰和男人的头发,屯堡里的男人亦被“关注”,服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可女人们却“衣冠依旧”,从历史的巨变中“洁身自好”地走到了现代,其服饰成了屯堡风情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据考



那一身装束便是600年前江淮汉人的服饰

证,屯堡妇女的大袖长袍尖头鞋和“凤阳头”(一种发式),与南京博物馆所收藏的明代服饰与发式相似。衣、鞋上的刺绣也具有江南刺绣的细腻,舒展、流畅。

妇女们脚上的尖头鞋最具有屯堡文化的特色。

如果说“三寸金莲”是以往华夏文明中的一道“风景”,那么屯堡女人的大脚则是

屯堡史话里的一个亮点。

在封建礼教威烈浩荡的年代，屯堡妇女全体不裹足！这想必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地域因素，但更有屯堡妇女不得不顶起半边天的历史成因。美国妇女的独立性很强，重要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时他们不得不与男人并肩战斗。屯堡妇女的大脚想来也是“不得已”。在生存环境险恶，征战不断，男人随时要出征打仗的特殊背景下，女人的脚要下田爬坡，承担起繁重的农田劳作和家务活动。如此，供男人品尝的“三寸金莲”在又冷又硬的“石头世界”里，显然不合时宜了，而那双双大脚绣花鞋也因此一直流传至今。



“尖头翘花鞋”是屯堡人古老的手工，鞋头翘起如鸟缘，鞋帮上和鞋口前沿用彩线精绣许多鲜艳的花朵蝴蝶，如象征“多子”的石榴、蝴蝶，象征吉祥的喜鹊、凤凰。以前，屯堡女人十来岁就要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绣花做鞋。

至于绣花鞋为什么是尖头翘角，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原配夫人马皇后就是一双大脚。在一次元宵节上，悄悄溜出宫的马皇后一不小心露出了大脚，人们惊呼起来，围堵观看，马皇后十分狼狈，扫兴回宫。朱元璋得知后，叫人做了一双仿尖尖脚的粽子样大脚鞋给马皇后。马皇后穿上，长裙笼住了大脚，只露出一双翘翘的尖角。自此，“尖头翘花鞋”隆重问世。

马皇后穿得，同是大脚的屯堡妇女为何穿不得？这一穿就穿了600年。眼下走进屯堡，仍能看到这一道移动的风景——江南余韵的流淌，明代遗风的飘逸。

2，灵巧精美的石雕木刻

高原上的石头是冰冷的，山中的岁月是艰辛的，然而走进屯堡，却到处看到类似江淮温馨的四合院，以及院内院外精美的木雕与石刻。

在冷寂的云山屯，我们随意走进一个孤零零立于村外半山腰的四合院，院子虽经烟熏火烤破败陈旧，但垂柱上、木门上、风窗上，处处饱含着传统文化元素的手工艺品。有人物、花草、鸟兽，有“福寿双全”、“岁寒三友”……当年宅院的主人，在这荒寒大山里，是不是以这些江淮常见的图案寄托对遥远故乡含情脉脉的思念？



本寨四合院

在本寨，帅学剑带我们走进一个石木结构的院子。院子不大，但触目皆是艺术。天井中，雕刻有一个阴阳合抱图，四角的石水漏，竟然是精美的艺术品，无论是龙形还是

鱼形都十分生动饱满。真没想到处理污水泥渣的“下水洞”都成了石雕艺术品。而右边门梁上仿佛随意雕刻的一组图案，则是由双鱼和莲花组成的“年年有余”。



四角的石水漏，竟然是精美的艺术品

帅学剑介绍说，当年明王朝“征南”和“填南”时，为了戍边和稳定局势，强制一些“四坊”（即豆腐坊、榨油坊、粉坊等）、“五匠”的手艺人移民到贵州。这些手艺人来自经济发达地区，手艺高超，特别是石、木二匠的技艺，在屯堡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屯堡村寨，随处可看到房屋的台基柱及门窗上的石雕和木雕。有雕花镂空，有玲珑剔透的圆透雕、凹凸迭起的深浮雕。图案有“鱼跃龙门”、“八仙过海”、“鹭鸶闹莲”、“野鹿衔花”、“双鹤祝寿”、“麒麟献福”、“开门见喜”等等，既有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典故、伦理故事，又有生活中寄寓美好意愿的牡丹、荷花、石榴、桃子。

屯堡建筑的装饰反应了传统文化的华彩，凝聚了匠人的智慧和心血，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站在这些饱经岁月沧桑，虽破败但不失精美的雕刻前，脑海里浮现出屯堡先人走出家门战恶水穷山，回归宅内享温润精雅的生活画面，想象他们数百年来以坚硬冷峻的拼搏护卫温馨雅致的家园，或者说，以故乡文化的温润抚慰异域心灵的冷寒。

我注视着不是落满烟尘便是缠满电线的“匠人遗存”，有些感叹，也有隐隐的感伤。

3，屯堡手饰——消失的手工

2004年岁末一个寒冷的夜晚，“屯堡人的后代”，安顺收藏家张勇先生同我促膝长谈。沉甸甸的话语，轻盈盈的银饰，铺开一幅“美韵尤存而佳人长逝”的画卷。我记录下这位屯堡手饰收藏家的讲述：

我收藏屯堡手饰已有20年的历史了。以前我是专门收藏古币的。在收藏古币时我接触到屯堡的银手饰，立刻被它雕工的精美和所蕴涵的文化所吸引，于是一心扑到了收藏屯堡手饰上。

屯堡手饰是用银子打造的纯手工饰品，主要用于妇女和儿童，它一代代传下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在我生长的年代（文革期间），这门手艺被强行斩断，说是宣扬了“封资修”的邪毒。那个时候，既不准打造，也不准买卖，否则，货要被收，人要被抓。其实，从我后来收藏的作品看，手饰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很多新时代的文化

气息。例如，一些手饰上刻有“世界大同”、“盟军胜利”、“保家卫国”，甚至还有“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等等。

随着收藏的品种和内容的增加，我对它越来越入迷。“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福禄寿喜”、“龙凤呈祥”……一个小小的耳垂、指环、发针、手镯上竟然雕出这么精美而又丰富的东西。它浸润着浓浓的中华文化，有历史故事，有道德伦理，有飞禽走兽。我看着看着，渐渐进入了一种境界，仿佛在同古人对话，感受到他们当年的生活，体会到他们在制作手饰时的情景，心灵感到一种滋润和一份宁静，真的很美好。



每个字附有一个人物的银饰“福禄寿喜”

可惜，祖先传下来的这门古老手艺连同它所承载的文化已经在屯堡消亡了。

说起它的消亡很令人感叹。以前，不管日子多么苦，银子多么匮乏，匠人艺人从没停止过敲打，女人孩子从没说不佩带几件银饰。“文革”是这门古老手艺遭遇的一场大灾难。很多手饰被毁坏了，匠人艺人不敢公开制作，集市上更不准买卖。不过这对它说来还不是毁灭性的，因为屯堡人的传统观念很强，民俗文化心理根深蒂固，极左路线、政治高压可以让人害怕，但不能根除人们心中热爱了几百年的东西，也难以让人抛弃固守了多年的习俗。所以，那时还有艺人悄悄地做，没有银子就用铝代替。我收藏的一套屯堡小儿帽饰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匠人私下打造但被工商所收缴了的。

“文革”后，政策宽松多了，按理说这门死而不绝的古老手工，可以死灰复燃，可惜，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它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屯堡人走出了封闭的屯堡，他们看到了



“麒麟送子”



一套屯堡小儿帽饰

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城里人的服饰、城里人的发型、城里人的语言等等等都让他们羡慕着迷。反过来他们觉得屯堡祖先传下来的东西陈旧土气，太不时髦。渐渐地，尤其是年青人，不再梳传统的“凤阳”，不再穿古老的长袍大袖，而是争先恐后地向城里人看齐，“去土入洋”。后来，外出读书、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大量屯堡人脱离了那方土壤和文化环境。这样，与传统发式和服饰相配的手饰就失去了它生存的根基。

还有，旧时艺人匠人干活时心很静，全身心的投入，一锤一凿精精细细，责任心很强。那时的手艺人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名声），绝不—心钻在钱眼里。现在？现在人心浮躁得很，根本静不下来，成天想挣大钱，而打手饰不挣钱，眼下不挣钱的事谁干？

你看到个别旅游点还挂着屯堡手饰的招牌，但那早已不是地道的传统的屯堡货，绝大多数是从外地少数民族地区购进来的东西。

真正的屯堡手饰，已经消亡了。

你看到的我收藏的这些手饰，已经是“最后的绝唱”。说来这也是一种抢救性的“立此存照”。

改革开放后，不少本地人到处收购屯堡的银手饰，把它们熔化了运到广州变卖。你知道市场上的收购者对屯堡手饰怎么称呼？称它为“渣渣”——渣子的渣！我亲眼看到许多精美的、饱含着艺人心血和祖先文化的屯堡手饰，被熔成了“渣渣”，换成了钞票。（这同几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将烙印着印加文明的金银手饰熔成金块银块运回西班牙的“壮举”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我们是“自废武功”。）

后来，广州的商人们“寻根”前来收购，他们发现，那一件件精雕细刻的手饰本身比熔化后的银“渣渣”更值钱，这样，那把焚毁熔炼之火才告熄灭。

但是，屯堡手饰已经所剩无几。

（补记：张勇先生非常珍惜他的收藏。为购买和收藏残存的屯堡手饰，他花光了所有的钱财，眼下正过着十分贫寒的日子。当然，现在这些收藏都很值钱。他说：“常常有人想购买，出的价很让人动心，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抵御那种诱惑。”）



收藏家张勇

三，地戏——屯堡文化的精魂

六百年前的“调北征南”使大批汉人入黔，军民们在枯燥的戎马与屯田生涯中，将古老的军傩与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戏剧表演——地戏。

地戏是安顺屯堡村寨中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它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蕴涵着远古巫傩的神秘信息，承载着先民们对上苍神灵的虔诚期盼，饱含着屯堡人对生命热切的渴求。

1，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

安顺地戏，是贵州三种傩戏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是威宁彝族傩戏“撮泰吉”和黔东北傩戏群和黔北傩戏群），它来源于一种古老的文化——傩文化。“傩”（读作“nuo”）是古代逐鬼驱疫的宗教仪式，盛行于商周。在汉代，这种宗教仪式将歌词（咒



语）、音乐和舞蹈结合起来，开始向歌舞戏发展。贵州的傩文化研究专家庾修明说，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傩戏是在傩祭仪式活动中逐渐衍变出来的戏剧样式，它有宗教的实用性功能和审美的娱乐功能。中国傩戏类型有宫廷傩、民间傩、军傩、寺院傩四大类，其中，除宫廷傩

已消失外，其他三类傩流传至今。古代贵州是“蛮夷之地”，在历史上较少受到各种外来干扰，又有巨岭恶瘴作自然壁垒，加之地处荆楚、巴蜀文化交汇地带，使之成为古老华夏文化的天然储存地和多种地域文化的沉积带，留下很多古老文化的活形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贵州傩文化，而傩文化的载体就是傩戏。贵州傩戏保持着传统的巫风民俗，傩祭活动日前已集中为愿主还愿、禳灾纳吉的形态。

600年前，随着大批汉人入黔屯田驻兵，明朝军队中的一种傩戏——军傩——也进入贵州。军傩形成于宋代，是古代军中用来恐吓敌人，振奋军威，保证出师胜利的一种傩祭仪式。这些汉人因屯军的缘故来到贵州后，便将江淮中的军傩与贵州历史悠久的傩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民间戏剧形式——地戏。地戏，因含有大量古老的文化艺术，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

2，安顺地戏之魂——祭祀

地戏包含着诸多的祭祀因子，当戴着木刻面具的剧中人物被罩上“神”的光晕后，

屯堡村民会把剧中英雄视为天上神灵来到人间。稼禾的丰歉，村寨的平安，人畜的兴旺，就依赖神灵来护佑。如此，祈福纳吉的祭祀仪式就构成了地戏的组成部份，成为屯堡村民膜拜顶礼的戏中之魂。

屯堡人具有很强的宗教情怀，这在地戏上表现突出。地戏演出，有一套很隆重的祭祀仪式。

地戏专家帅学剑说，祭祀仪式包含开箱、参庙、扫开场、下四将、设朝、扫收场等部分。

“开箱”是演出前的仪式之一，它又包括四部分：一是“请神”：将面具放在佛座、神龛或寨门前，摆设香烛、供品，由戏班负责人或德高望重的长辈，代表全村虔诚叩拜，敬请本戏的众“神灵”下界来到人间。二是“敬神”：主持人念敬神词，祈求众神护佑村寨。三是“参神”：由村中男女老幼依次在排列的面具前顶礼叩拜。四是“顶神”：由主持人呼名，穿上戏服的演员一个个依次上前来顶戴面具。



“参庙”：剧中主要“神灵”（正将）要在正将元帅率领下，到庙里去参拜庙神。



地戏祭祀—参庙

“扫开场”：地戏演员参庙后，敲锣打鼓来到演出场所。“扫开场”仪式由两个小童表演，他们在锣鼓声中边走边念边用手中心道具作扫地动作。仪式是将演出前的清场赋以神话意义。新春伊始，神灵就来到人间保护村寨。

“下四将”：正戏演出前的引子，由正反两军各出两员大将，以两军对战的形式表演，把古代方相氏“以戈击四隅”的驱邪逐疫仪规，展现在开年新春之时，深层的内涵是以期达到驱赶四方妖邪，保护村寨清吉平安。

“设朝”：具有请神下界以及介绍剧中人物的作用，使观众了解剧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和人物情况。

“设朝”：具有请神下界以及介绍剧中人物的作用，使观众了解剧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和人物情况。

从“开箱”到“设朝”要花一天时间。“设朝”仪式结束后，第二天正本戏剧才开始。

“扫收场”是戏演完以后举行的仪式，它与“扫开场”一样，是以一种借助戏中人物和特意安排的角色来完成人们求平安求发展心理要求的驱邪纳吉仪式，此仪式由一个

和尚和一个土地来主持。其表演形式是插科打诨，如“和尚和，一辈子讨不到好老婆。想拿泥巴捏一个，睡到半夜不热和；想拿石头打一个，摸到浑身硬撮撮；想拿竹子编一个，抱起是个空壳壳”，把看戏的村民逗得哈哈大笑。诙谐打趣之后，土地便与和尚对唱，众人合唱，如：

土地：虫旱涝灾(众和：扫出去)，和尚：五谷丰登(众和：扫进来)

土地：三灾八难(众和：扫出去)，和尚：清吉平安(众和：扫进来)

土地：不恭不敬(众合：扫出去)，和尚：孝敬老人(众合：扫进来)

扫场完毕，演员把面具恭敬地摆放在祀台上，祀台前，村里需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们将家中带来的祭品敬奉于神面前，点燃香烛钱纸，默默述说祈祷。神头念完祝词，将面具一一归入神柜内，扫场结束。



地戏祭祀



地戏祭祀

帅学剑说，扫场仪式，其祈福纳吉的宗教内涵显而易见。在整个祭祀仪式中，戏队人物是天上“神灵”来到人间，主人家必恭必敬地虔诚侍奉众位“神灵”降临村舍。所以，地戏表演的各种祭祀仪式，是屯堡村民求吉求利求财求福心理的需要。现在他们也知道，生病要找医生，丰收要靠科学，但挥之不去的宗教意识，总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衍化成心灵祈祷。也正是这种祈福纳吉心愿的支撑，地戏从六百年前走到今天。

(地戏祭祀图片由帅学剑提供)

3，屯堡手工的绝活——“脸子”雕刻

为地戏雕刻“脸子”——面具，是屯堡村寨里一门古老而又精湛的手工。贵州高山上的树木、中原大地上的文化、江淮水乡里的美韵，心灵对苍天的崇敬，通过艺人双手世世代代的揉合敲打，形成一具具既含蕴着上苍神灵之光，又透射出人间工艺之美的“屯堡手工”——面具。

面具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掩容增威，而且是人与神沟通的中介，是古代先民对生的希冀和对死的恐惧的膜拜物。雕刻面具，在安顺屯堡代代

相传六百年，充满了神秘的古韵和神圣的色彩。匠人们在整个雕刻过程中，洗心革面，充满敬畏和虔诚。同时，这项手工还附有一套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仪式。在安顺采访中，地戏专家帅学剑讲述了大量的相关文化，其中一项，便是在雕刻面具时有一种宗教般的敬虔。

帅学剑说，由于地戏面具是神的化身来到人间，所以雕刻过程也充溢着神秘色彩，也有一套祭祀仪式，比如开工前主人家要准备好香烛、纸钱、雄鸡、米、鞭炮等。艺人则要烧香叩头礼请师父鲁班，并手提雄鸡口念祭词。雕刻重要人物如关羽、岳飞、杨继业、余太君时，不能开玩笑，不能让小孩吵闹摸碰。面具雕刻完毕上彩后，还要在面具前供奉各种祭品，举行“开光”仪式。经过“开光”后，木制的面具升华成“神灵”，神来到了人间，艺人才算完成雕刻与请神的任务。



开工前祭祀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帅学剑陪同我前往一个有不少雕刻艺人的村子，我们来到一个叫杨正昆的艺人家里。

他的家位于公路旁，已不是屯堡传统的石瓦石墙，而是现代化的水泥砖房。走进门，劈面一个大大的牌位，上面香烟缭绕，供奉着“天地国亲师”。屋的另一头，一台彩电的旁边，堆放着已完工和尚未完工的木雕面具以及一些诸如弯铲、平凿、圆凿、小斧头的雕刻工具。一眼望去，传统和现代揉合在一起，似乎生硬，又似乎自然。



帅学剑收藏的古老面具

杨家是一个雕刻世家，现已传到第七代。第五代（家里人叫他“老爷子”）虽然年已80，眼神不好，但身子硬朗，既能雕，又能演，眼下还能在地戏中扮演薛丁山，频频跳起来踢飞脚。

老爷子说，他的祖先是来自江淮一带迁来的，那时贵州到处是茫茫大森林，一走几十里不见人烟，野兽出没，毒蛇遍地，瘴气重得很。当地的少数民族恨汉人抢占了他们的土地和家园，不时聚众反抗。祖先们既要屯田维持日常生活，又要时刻防范外来侵犯，生活苦得很。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屯堡人虔诚地渴望神灵保佑。他们认为，这些脸子所代表的英雄人物，都是天上的神灵下凡，所以那时的艺人做脸子格外虔诚，一边

做一边在心里渴盼这些神能够保佑村民消灾去难，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老人说，以前做脸子的艺人非常受人尊重，如果邻村的需要做脸子，必须牵着马，带着大烟来请。但艺人都不要钱，脸子更不是能卖的商品。那时艺人只要一答应，就会全身心的投入。除了心中敬神以外，他们还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传出去，人们会说这是某村某人雕的，好坏都会传得很远。

老人从小就喜欢看地戏、跳地戏，对那些各式各样的脸子更是爱不释手。父亲雕刻脸子时，他就依偎在父亲身旁看，一步步传承了祖先的手艺。

老人说，他一生中最悲痛的时期是在“文革”。他家世代相传的（包括他本人雕的）100多个地戏脸子被公社强行收缴，连同从其他艺人家中收出的脸子，集中烧毁，说是“破四旧”。那些日子，烈焰熊熊，浓烟滚滚，许多人都躲在家里偷偷哭（在外面还不敢表示不满）。那段时间，屯堡像被抽掉了魂，全寨一片死寂。

（帅学剑在一旁说，安顺在“文革”时被烧毁的脸子有两万多个，其中有不少传了几百年的珍品。看来，坚守了六百年的石头城堡难挡“现代革命烈火”。）

老人接着说：“不光烧脸子，还把我们匠人抓起来斗，说我们宣传‘封资修’。我就被抓去斗了几个月。不过不管怎么斗，我咬死牙没有交出自己最喜欢的两个脸子（薛仁贵、薛丁山），这两个脸子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有一百七八十年的历史了……”



文革时埋在地下是以幸存
但却损伤的古代面具



杨家雕刻的面具

老人的儿子杨正昆是第六代传人，也是现在杨家的“顶梁柱”。他今年五十多岁，一双眼睛透出精明和干练。说到雕脸子，他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他说，脸子雕刻很讲究，分为头盔、面部、耳翅三个部分。首先必须选上好的白杨木。雕刻时，每一片龙鳞，每一根凤羽，都必须仔细。人物面相尤其要小心，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女将各不相同，有的威武凶悍，有的文弱俊雅，有的妩媚婉约。稍不慎，神情一走样，就不是那个味儿。最后还要加上胡须、镜片等装饰以及给脸子上彩。上彩并不是单纯的上色，里面包含着绘画的技巧。不同角色的用色、眼神、以及装饰的花鸟虫草等，都各不相同。干这



杨家保存的古老面具

一行，须既是木匠，又是雕刻匠，而且还要会画。此外，还得熟悉各种人物独特的地方，比如：樊梨花和薛丁山是王母娘娘驾前的一对金童玉女下凡，所以头盔正中必须各有一童男、童女小头像。唐王李世民头盔上的十九条龙，程咬金头盔上福禄寿喜及吉祥物，像京剧的脸谱一样，各有其固定的身份和特征，马虎不得。

旁边正在雕刻粗胚的杨正恒（杨正昆的兄弟）忍不住说：“雕出一个精美的脸子真舍不得卖掉，但又没办法。”

杨正昆说，他现在雕的脸子比父辈更精致，更丰富。不过，他钱虽然比老一辈艺人们挣得多了，但却失去了他们当年所受到的那种尊敬，心中也缺少了装着神灵，装着虔诚的崇敬感。人们仍然称他为师傅，但已经没有父辈祖辈被称为师傅的那种韵味和内涵。“名为师傅，实际上是个打工仔。”杨正昆叹道。“商家来定货，数量、时间一定，你就得拚命赶活，哪里还有什么艺术感、神圣感……有的商家，纯粹是为了经济效益，将脸子作为一种产品开发，他们一般给的价格低廉，不求质量，只求数量。像这种定货，就由我妻子来做。而以前女人要碰脸子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更别说做了……”

第七代传人杨佳富是杨正昆的儿子，二十五六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手艺也很不错，有些地方已经超过父亲。还有，他已不仅仅是呆在家里雕刻了，还要走南闯北（远达北京上海）推销产品。

地戏面具，这个屯堡人祖传的手工，将在第七代手里发扬光大，传飘万里？

“第七代”在干活时，他的儿子，不足一岁的未来的“第八代”站在一旁埋头看得十分投入，不时，他又抬起头来眺望天空。看来，这门古老的手工不会失传消亡了。除非，又一个伟大人物英明领袖点燃另一场“破四旧”的革命烈火并让它燃烧不绝。



杨家三代人在雕刻

只是，眼下的脸子，已经没有昔日的神圣，虽然工艺日臻精美，但缺失了“神”的光辉，更没有开、收工的祭祀仪式。以往曾经那么神圣的“关羽、薛仁贵、岳飞、杨继业”等，被随随便便堆放在阴暗的墙角，等待商家前来提货。

4, 硝烟已散, 音韵不绝

安顺地戏又叫“跳神”，演出不用戏台，而在村野田间进行，故屯堡人称为地戏。它不演才子佳人，只演正面的征战故事，如《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薛仁贵征东》、《五虎平南》、《四马投唐》等等。屯堡人是明代屯军的后裔，他们热心于撕杀打斗的地戏，正是怀念祖先南征北战的心理体现。演出时，演员脸上要蒙一层黑纱，外面再套面具，而且面具朝天戴在额上，演戏的人看不见外面的事物，撕杀打斗主要凭感觉，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帅学剑说，有一次在演出中，一枪刺去，差点把对方的咽喉刺穿。



看不见对方

地戏没有乐器，只有一锣一鼓伴奏，另外也有唱腔，一人领唱众人伴和。在鼓锣声中，演员在黑暗中挥舞刀枪、扑腾闪挪，配以高亢、悲凉的唱腔，形成古代战场撕杀拼搏的紧张气氛。

以往，地戏只能由男人表演，而且一年只演两次，阴历七月和春节期间。地戏演出时就是屯堡人的狂欢节，同时他们也以此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宗。现在，封闭的屯堡开放给广大的游客，地戏也随之“开放”。采访期间，我在安顺的天龙屯和下苑观看了两场表演，由于地戏在这儿已开发成与旅游配套的“项目”，敬神的宗教仪式取消了，两场戏都只表演了一段正剧。



天龙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咧咧冬风吹来，山崖间挂着暖红的太阳，感受到云贵高原的莽莽苍苍。

专门为游客演地戏的“演武厅”正面墙壁上悬着一个硕大的地戏面具，面具紫黑脸面，两眼暴突，显得怪诞、夸张。锣师、鼓师端坐在旁边一简易的黄布小布棚里。两声鼓锣一响，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走上前来，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介绍地戏的历史、特点、意义、价值。这堂地戏演出的是《陆文龙双枪战武将》。老者一一介绍了出场人物：岳云，岳飞及其结拜弟兄等六人。他们腰系战裙，身披红绸垂须披甲，头顶脸子，面罩黑纱，手执木制短兵器。在一阵紧密的鼓锣声中，戏（武打）开始了，他们刺、挑、闪、

挪，刀枪飞舞，打斗激烈。锣鼓一停起来，其余人跟着唱和。虽然听不清唱词，但激昂的旋律，悠长的音韵，隐含着淡淡的悲怆，使人想起古时金戈铁马的英雄故事，祖先征战南北的悲欢离合。

另一场地戏在下苑田间的地坝上演。由我们采访的雕刻艺人杨家操办。不一会，演员来到杨家，一个个忙着披战袍、戴黑纱、拿面具。

演出在水田边的一个地坝进行，干枯的稻草垛成了“表演台”上的背景，稀疏的雨点随寒风扑面而来，一个木头架子支起一面大鼓，“乐队”全体成员——一老一少两个村民提着鼓锤表情严肃地走上场。“交战双方”——14位精神抖擞的中老年人身着盛装，头顶脸子，披挂出征。



80岁的杨老爷子

这出戏演的是《三破索阳》里“薛家将大战书宝童”。其中担任主角薛仁贵的竟是刚才我们采访的“老爷子”，80岁的杨家第五代雕刻艺人！（在对打中他居然还能腾挪闪跃凌空踢腿，若非亲眼所见，难以置信。）最不可思议的是，以前绝对不能让女人参加的地戏如今也破了戒，戏中竟然有两个角色让给了妇女！可见绵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戒规已经消失，地戏正在“新时代”的热潮中“与时俱进”。

不过，在阴沉沉灰蒙蒙的天空下，苍茫冷寂的田野，萧索的寒风，伴着那急促的鼓锣，逼真的厮杀，依然使我感受到几百年前旌旗猎猎、呐喊声声的悲壮与激烈。

想屯堡人的祖先，远离故土，在铁血刀枪中出生入死，在瘴气寒岭中屯田耕耘，何等艰辛壮烈！

地戏除了打斗还有独特的唱腔。

厮杀稍停，唱声骤起。80岁“老爷子”略带沙哑的声音在众人的帮和声中，显得古老、激越、苍凉。

入黔的汉人客居他乡思念故土，年复一年的期盼，翘望，就在这苍凉、激越的音韵中流淌。他们敬畏上苍，祭祀鬼神；依恋土地，祈求丰盈的收获；贫瘠的土地寄托的是厚重的希望，在与天地、宇宙、神灵的交流中流露出对生命强烈的渴求。

连接着古老华夏文明，历经数百年的沧桑的地戏，从狼烟滚滚的战火中走出，硝烟散尽处，音韵不绝，刀光依旧。



“乐队”只一锣一鼓



四，穿过云烟 断肠天涯

穿越了600年风雨烟尘的屯堡和屯堡文化，正遭遇一个崭新的时代。

已故的安顺文化学者郑正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屯堡”中写道：“岁月走到今天，屯堡文化无可避免的碰到了自己的难题，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以屯堡地戏为代表的屯堡文化被发掘出来，引起世人的瞩目和探究兴趣；一方面以屯堡建筑和屯堡服饰为标志的屯堡文化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丧失。发掘和弘扬是人为的，瓦解和消失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体无意识，是一场无可阻挡的大面积的文化变迁。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左右着这种变迁，它的名字就叫现代经济。”

变迁和丧失的，不仅是屯堡文化，还有安顺这座古城。

帅学剑说，安顺是一个文化古城。

600年前从安徽、江苏、河南等地迁移来的汉人，为这边陲小镇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也带来了精巧的建筑、雕刻等技术，在安顺留下了许多建筑古迹。

他说，以前的安顺古朴幽雅，既有江淮小桥流水的意韵，又有高原粗犷厚重的风骨，更有历史悠远的99座庙宇，若保持原貌，绝不亚于云南丽江古城。（我查看了一本安顺城旧貌的图文书，觉得此言不差。）可惜，99座庙宇在“新中国”

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几乎被毁灭殆尽（现今保存得较完好的只有作为学校而幸存的安顺文庙），而风格别致的古城则在“经济开发”的现代化大潮中“玉石俱碎”。规划红线内的古建筑推倒了（如“娘娘庙”），规划红线外的“艺术品”（如顾氏庄园），也推倒了，统统变成了与其它城市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和大厦高楼。曾有人提议另修新城以保留旧城，但“权力”不予理睬；又有人恳求留下一点文化，但领导嗤之以鼻。有“书生”只好私下悄悄说：“这是‘三不’领导——不忠、不孝、不懂呀！”

再说屯堡。

安顺的屯堡，大多分布在交通沿线和关隘路口，距城市亦不远，高速公路可以在一个多小时把屯堡人送进城（贵阳），把游客拉进村，这一出一进，屯堡人眼界大开，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和追求迅速改变了屯堡的风貌和特征。

外面漂亮的水泥洋楼十分令人羡慕，于是，先富起来的屯堡人毫不犹豫地推倒祖先留下的石板房，争先恐后竖起贴上了瓷砖的水泥房。站在本寨外面的田野举目望去，在原本与山峦田园合为一体的画面里，出现了“城市洋楼”傲立于灰白石板房上，与古老雕楼比肩并立的怪异。

在云山屯四顾皆“历史”的古老建筑中，突然修起一个非常现代的水泥加瓷砖的厕所，里面瓷盆瓷槽，时髦新潮，倘若不是布满蛛网残叶，真有回归城市宾馆之感。



与地戏专家帅学剑交谈



幸存的安顺文庙

相对房屋建筑而言，服饰的变化就更快更容易了。随着电视深入屯堡山寨，各种新颖时髦服饰也侵入屯堡人家。人们，尤其是年轻女人，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头上，去掉了圆髻，做起了现代发型，脚上从胶鞋到皮鞋到高跟鞋，那古老的“尖头鞋”成了零星摆在摊位上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凤阳汉装”

渐渐成为历史，款式丰富的城市时装装扮着新一代屯堡男女。

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没有错，屯堡人为什么不以可追求舒适时髦的生活，享受现代文明？

只是，眼看着“现代经济”对祖传文化特征的消解，目睹“地戏面具”背后神秘巫雉的丧失，看到“高速公路”对屯堡悠长古韵的冲击，感到“现代瘴气”对纯朴民风的腐蚀，总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无奈和痛惜。

补记一：

七年之后，2011年，我又一次走进屯堡，让我困惑的是：这是我曾来过的地方吗？除了门票大幅飙升之外，当年山寨里还残存的那一点古朴荡然无存，金钱的滚滚热浪四处弥漫！我没有再走完就匆匆逃离了。

补记二：

在编排这一期杂志前半年，我去了一趟威尼斯，刚好领略了那“面具之城”里一张张个性飞扬的奇异面具，因此，在写这一期卷首语时，我将中、西两相对照，写下了如下文字：

在安顺莽莽苍苍的屯堡山寨里，我戴上一张古老的面具。

是哪位匠人雕刻的？数百年风雨掠过，掩去了斧凿之声，看得见的，是一双老匠人之手，护着它穿过十年血火狼烟。

面具色泽黯淡，陈旧破败，但未染半点现代尘埃，那双仰望苍天的宁静的眼睛，让我看到匠人在雕刻时敬虔的心灵和一双毫无铜味的手。

我选中这张面具，躲在它后面让灵魂浸染传统文化悠远的神韵，以抵御现代“狼奶”所培育的骄狂。这张匠人数百年前的手工制品，阻隔了身外世界的浮躁与喧嚣，让目光从你争我夺的物质金黄与虚假空幻的话语噪



音中升华，飘向那久违了的天空。

天宇浩渺，星空灿烂而无声；河山辽阔，大道神妙而无形。在宇宙无可穷尽的空间里，科学的辉煌如豆光烛火；在岁月永恒的流淌中，生命的伟岸如春花秋叶。天地间，“我”匆匆走来，“我”是谁？天地的主宰，万物的灵长？“我”战无不胜，人定胜天？

焚烧安顺2万张面具的烈火已经熄灭，而劫后的浓烟仍在地球上四处弥漫。数十年火烤烟熏，心智迷糊了，偌大的一群，不知道谦卑，不知道敬虔，远离了神性……

早该戴上这张祖宗的面具了，早该修复被暴力阻断的心与苍天的联系了，早该找回被打翻并遗弃的数千年华夏神韵了！

天地间，我将匆匆离去，这一刻，我躲在屯堡面具的后面，在巍然耸立的金字塔似的山峦中，肉体向大地谦卑地匍匐，灵魂向苍天无限地飘升……

在威尼斯波光漪艳的繁华街市里，我戴上一张华美的面具。

是哪个艺人设计的？千万只小船驶过，海风拂平了波纹，看得见的，是面具里张扬的个性，燃烧的激情和自由的魂灵。

然而，我错失了威尼斯狂欢节的狂歌劲舞；错失了不分阶级、等级、贫富的颠狂体验；错失了掩去角色放飞心灵的自由洗礼。

我于是戴上这张面具，体味西方传承千年的人文内涵与精神品质。我躲在它后面，洗去涂在脸上上的层层油彩，放任最本我最质朴的灵肉渴求，作一次恣肆狂放的深呼吸。

这张洋溢着艺人生命激情的手工制品，阻隔了身外世界的法规与戒律，在它奔放燃烧的色彩后面，一个囚禁已久的声音破壳而出——归来！自由和真实。

戴上这张面具，我感到万人空巷不分贵贱的人性狂欢；想象男女众生抹去虚伪和傲慢的真情释放。亚德尼亚海吹来的海风，轻盈盈，拂过落满尘埃的眼睛；从圣玛可教堂传来的钟声，声声点点，敲打着被功利堵塞的心灵。

善变的面孔太多太复杂，分派的角色太累太沉重。所以，来一次戴着面具的狂欢吧：浩浩荡荡的花车彩舞，淹没了淤积的麻木、冷漠、胆怯和权势。鲜活的人，摈弃了谎言下的安全，步入面具后的真实。

而自由，这艳光永照的美丽女神，则跨越东西方时空，伴我心灵，流浪在故国血红万里的长天里……



2004年摄于威尼斯